

你好消防员

HELLO
FIREFIGHTERS

上

舞清影521

著

唯有英雄 逆火前行

· 小说阅读网超人气

舞清影521 全新力作

入围2016年中国网络小说排行榜年榜

荣获“2016·中国网络文学年度好作品”优秀奖

浙江出版联合集团
浙江文艺出版社

你好 消防员

HELLO
FIREFIGHTERS

上

舞清影521

—— 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你好消防员:上、下册 / 舞清影 521 著. —杭州:浙江文艺出版社, 2019. 3

ISBN 978-7-5339-5550-2

I. ①你… II. ①舞… III. ①言情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9)第 001799 号

责任编辑 关俊红
装帧设计 荆棘设计
责任印制 张丽敏

你好消防员(上、下册)

舞清影 521 著

出版 浙江文艺出版社

网址 www.zjwycbs.cn

经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

印刷 杭州佳园彩色印刷有限公司

制版 浙江新华图文制作有限公司

开本 710 毫米×1000 毫米 1/16

字数 784 千字

印张 43.75

插页 2

版次 2019 年 3 月第 1 版 2019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书号 ISBN 978-7-5339-5550-2

定价 118.00 元

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

(如有印、装质量问题,请寄承印单位调换)

Contents

目录

Chapter 1
001/
米果的烦恼

Chapter 2
015/
全新的开始

Chapter 3
031/
恩人再救命

Chapter 4
047/
米果有心事

Chapter 5
062/
幸福而失落

Chapter 6
077/
恩人大聚会

Chapter 7
094/
好心办坏事

Chapter 8
111/
英雄的荣耀

Chapter 9
130/
我们的心事

Chapter 10
150/
认知的困惑

Chapter 11
172/
残酷的真相

Chapter 12
194/
爱情的味道

Chapter 13
213/
摧毁性转折

Chapter 14
234/
我们的秘密

Chapter 15
255/
真相暴露了

Chapter 16
276/
做喜欢的事

Chapter 17
297/
重新开始吧

Chapter 18
315/
相亲会表白

· Chapter 1 ·

米果的烦恼

2014年初春,一个阴沉沉的雨天。

下午五点多,在A城南站广场,一场名为“春暖花开”的省市联动大型专场招聘会正接近尾声。由于天气原因,招聘会现场只剩下零星的工作人员在寒风冷雨中看守现场,偶尔有几个年轻人步履沉重地从用人单位的摊位前走过,他们大多沮丧着脸,神情疲惫而又惘然……

“求求您了,麻烦您再看一个吧!再看看我的资料!”一家大公司摊位前,两个正在收拾杂物准备离开的工作人员被一个圆脸女生缠住。

摊位上面虽然都搭有雨棚,可是过道仍能淋到雨。圆脸女生站的位置靠外,所以不一会儿,她身上的衣服就湿了。在料峭的寒风里,她就穿了一套样式老气的藏蓝色西装裙,裸露的小腿冻得瑟瑟发抖,嘴唇也乌青发紫。

“招聘会结束了,你没看见,别家都走完了!”工作人员推托,抱起桌上的杂物箱就要走。

“求求您了,我都在这儿找了三天工作了,这是最后一个机会,要是抓不住,我……”圆脸女生眨眨眼,一双黑亮亮的眼睛里溢满哀求。

对方还是摇头,绕开她,大步离开。其中一个三十岁左右的男子,走了几步忽然停下来,回头看着那个女生:“拿过来吧,我看看。”

同伴愕然,扯了下男子的袖子,提醒:“小刘催我们了!”

“就耽搁一会儿,你看她,也挺可怜的。”男子不为所动,蹙着眉头朝那个长相呆萌的女生望过去。

他也说不好,为什么会停下来。或许是这似曾相识的阴雨天,抑或是女生那双

充满了灵气的眼睛，触动了她内心深处的某个记忆。

同伴抄着手，面露不耐之色，靠着一旁的桌子等他。男子指着女生，轻轻一点：“还不快点！”

女生这才如大梦初醒一般回过神来，只见她眼中溢出狂喜，三两步跑过来，双手递过资料：“谢谢！谢谢您！”

男子接过那个薄薄的透明袋，一边熟练地开封，一边问她：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女生愣了一下，小声回答：“米果。”

男子看到资料上的名字，竟和他脑海中闪现的一种充斥着童年记忆的食物，分毫不差。

米果，对他而言，代表的就是家乡的味道。以前回家，特别是在冬天，吃上几个热气腾腾的炸米果，整个人都会变得暖暖的。

男子低头看去，果然，籍贯那一栏，和他的家乡神奇般地重合。他的心里升起一股莫名的亲切感，犹豫了一下，正要问问她是不是因为爱吃米果，才会取了这么个香甜软糯的名字时，眼神却在游动的瞬间，僵滞停顿。随即，他指着资料上的“学历”一栏，深深地蹙起眉头，问她：“你的专业？”

女生登时变得局促不安起来，她涨红了脸，先是低头看了会儿脚尖，然后，才鼓起勇气抬头看着他，小声说：“我的专业，就是……就是……”

还是没能讲出来，倒是等得不耐烦的那个同伴一把夺过资料，一边快速浏览，一边念：“米果，女，二十三岁，×市民政学院2013届……届……”

同伴的声音戛然而止，没等男子抬头，被抢走的资料袋已经回到了他的手里，确切地讲，是“扔回”他的手里：“殡仪！是个什么鬼？”同伴的声调瞬间高了八度。

米果又一次应聘失败。

没机会再试了，至少半年之内，A市不会再举办这一类的大型招聘会了。米果有些沮丧，立在广场上待拆除的“春暖花开”四个主题字下面，她觉得，自己的人生就和这凄风苦雨一样，总是和这四个烁金大字对着干！

没错。她就是这世界上最奇葩专业的毕业生。殡仪专科，三年，学的还是防腐，主攻遗体修复和美容。为啥一个好好的姑娘要学殡仪，和死人打交道呢？

这得从几年前说起。当年，米爸爸和米妈妈因为她平庸无奇的分数操碎了心，原想着她能秉承米家“能者多劳，多吃多占”的家风奋力一搏，搏它个高大上的大学，搏它个光辉前程，谁知……唉！

米果的性格和小她两岁的妹妹米拉完全不同。漂亮外向的米拉是众人眼中的

小公主,天之骄女,从小到大,影集里、光荣榜上最耀眼夺目的人一定是她。而性格内向、不擅长人际交往的米果就像是公主身边默默无闻的小丫鬟,而且,还属于珠圆玉润的那一类。当然,圆润指的是身材,和交际处事能力无关。

所以,那些靠嘴吃饭的专业根本不在米家父母的考虑范围之内,而大众专业会计,就更别提了,米果的数学成绩从来就没有及格过,让她去做账,米爸和米妈还不得把心拴在裤腰带上。

为了大女儿米果的前途,米家父母失眠了好几个晚上。终于,有天晚上,当电视迷米妈妈看完一部获过大奖的日本电影之后,冲进米果房间,兴奋地揪起熟睡中的女儿:“果果,妈妈知道你该报什么学校了!”

米果揉着眼,靠在米妈妈飘着葱花味的怀里,嘟哝着问:“是什么?”

米妈妈神秘地趴在她耳边说:“果果,你听说过有一种职业叫入殓师吗?”

米果一惊,五官里长得最好看的眼睛,一下子瞪得滚圆。她看着米妈妈,米妈妈看着她。就那样对视了几秒,诡异的寂静,突然,她们同时指着对方笑了起来。

奇葩妈妈看了部日本电影后脑洞大开,为女儿选定了未来几十年的谋生行当,而原本该努力抗争的女儿居然奇葩似的欣然接受了。

究其原因,只有两个字,了解。是的。这个世界上最了解米果的人,只有米妈妈。她知道大女儿米果自小怕天怕地,怕老师怕数学,却唯独不怕鬼。米果和她一样,是个不折不扣的重口味爱好者。各类型恐怖影视剧、鬼故事、恐怖小说,但凡能叫上名的,就没有她们母女不知道的。不仅知道,而且连里面最恐怖最危险的细微情节,她们都能做到如数家珍,倒背如流。所以米妈妈才这么笃定自家女儿不会反对。另一方面,是因为殡仪专业的高就业率。米妈妈说,这也是个事业编制啊,吃公粮的,一辈子饿不死。而且就算全世界的博士研究生都找不到工作,你也会被人抢着要!

就这样,米果被米妈妈蛊惑着上了“贼船”,就此一发不可收拾。

没想到,当初热情怂恿女儿踏入殡葬行业的米妈妈,没等女儿吃到皇粮就后悔了。

米果上学晚,加上初中因病休学一年,所以到了专科毕业那一年,已经过了二十三周岁的生日。二十三岁,在时下年轻人的眼里还是小孩,可米妈妈不那么认为,因为她在二十三岁的时候,已经是米果的娘亲了,所以未雨绸缪的米妈妈便有意无意地替大女儿操心起婚姻大事来。

米妈妈是社区活动积极分子,同龄的妈妈辈朋友一抓一大把。米妈妈早就选好

了一二三号人选,只等着米果回家相亲。当然,精明的米妈妈始终对外宣称,她家米果是民政局的工作人员。

米果当时正处于大三后半学期,刚被分到A市殡仪馆实习,从事遗体美容的工作。之前她一直待在学校圈子里,接触的都是学院的同学,大家彼此彼此,心照不宣的,所以,谁也没觉得自己所学的专业有何不妥。

米果工作热情很高,因为实习期结束后,表现好的实习生会被民政局的人相中留名,日后毕业就可以直接招进殡仪馆工作了。

她也没有同伴见到逝者遗体之后的夸张反应,哪怕是那些肢体不全、死于非命的遗体,她也能在师傅的指导下,尽可能完美地恢复死者生前的面貌。如果不是那一天,她在告别厅遇见一号相亲男的妈妈,引发了一场震动整个社区的“恐怖事件”,说不定,她就可以作为优秀生留在殡仪馆工作了。

其实殡仪馆的整容师郭台庄师傅蛮喜欢她的,这位从业几十年的老师傅曾私下里对她说,想好好带带她,等他过两年退休了,整容室的钥匙就可以放心地交给她了。

她当时特激动,因为她做梦都梦到过自己独当一面的威风模样,可是……世界上有那么多的“可是”,不是吗?

当她在告别厅卸下口罩,回眸看着那个几乎惊掉下巴的阿姨,口中喃喃地叫着“果果……果果”的时候,她还浑然不觉对方的恐惧和抗拒,竟走前几步,想拥抱那位自小看着她 and 米拉长大的阿姨。没想到,扑了个空,紧接着,就是一声穿透苍穹般的尖叫:“啊——别碰我!离我远点!”

米果呆立在原地。看着那个熟悉而又陌生的老人,因为过度惊恐和抗拒变得扭曲狰狞的面孔,米果的心骤然缩成一团,那一瞬间,米果忽然意识到,自己和正常人,好像是不一样的。

这件事带来的后果很严重。因为米果身份暴露,整个米家的人都被社区的住户列入了黑名单,见了面躲着走,就算是避无可避,也会尴尬地笑笑,连手都不敢碰。米妈妈被老姐妹疏远,社区活动也不去参加了,整日里在家生闷气。米爸爸在单位上班还好,就是脾气火爆的米拉,经常会和那些长舌妇们吵架。

米妈妈经过一段时间的痛定思痛之后,做出了一个自认为艰难却明智的决定。她不要米果当什么心灵高尚的人殓师了,就连渴盼已久的事业编制也不要了。她要米果过上正常人的生活,让米家恢复往日的甜美和睦。

转专业,来不及;弃学,太可惜。

米家经过近两个月的震荡、煎熬,最终,迎来了米果的毕业典礼。

米家有女初长成。可惜的是,除了餐桌上加了两个菜之外,没有人前来庆贺,就连米爸爸最亲爱的妹妹,那位远近闻名,巧舌灿若莲花,能把死人说活、活人说死的大能人,米果、米拉的小姑姑,也像是人间蒸发了一样,在米家消失得无影无踪。

一家人相顾无言,气氛沉闷地吃完饭,米果正准备开溜,却听到对面传来一声哀叹。米果头皮发麻,自动收住脚,并拢。

米妈妈放下筷子:“果果,事已至此,你也不要灰心,等着参加下个月的招聘会吧。”

“啊?”米果抬头。

招聘会?啥意思?

米妈妈和长相厚道的米爸爸交换了一个眼神,语重心长地解释说:“妈妈打听过了,你的专业虽然特殊,但也不是找不到其他的工作,只要能离开殡仪行业,你就有希望了。”

米果似懂非懂地点点头,心里却感到空落落的。说实话,她挺喜欢殡仪馆的工作的,可是,她又是一个听话的好孩子,她不想让米妈妈再因为她的事后悔伤心了。

回到房间,米拉跟了进来。小丫头还真是她肚子里的蛔虫,知道她晚饭没有吃饱,竟从厨房偷了一盘黄灿灿的炸米果,安慰老姐受伤的心灵。

米拉和她挤在一张小床上。盘子就放在米果平坦的肚子上,姐妹二人,你拈一个,我抢一个,吃得不亦乐乎。

米果偏过脸,看着靠在自己肩头,长相精致漂亮的米拉,不禁歉疚地说:“拉拉,都是我不好,害得你和爸爸妈妈在外人面前抬不起头。”

米拉撇嘴,像牛一样用头顶了米果一下,说:“关你屁事啊!要怪也要先怪老妈,好不好!要不是她当年头脑发热怂恿你去学什么劳什子殡仪,我们老米家何至于此!哼,还有那个米丛珊,我倒要看看,她这次是不是要改名换姓,彻底和我们家划清界限!”

米丛珊——米家姐妹的小姑姑,远近闻名的快嘴媒婆。据说,经她的嘴说成的夫妻,已经能住满一座世纪大厦了。以前,米果的事没闹出来的时候,她带着儿子几乎天天到米家蹭饭吃,就连和米果相亲的一二三号人选,也是她一手选定的。

说到底,还是怪米妈妈的虚荣心,要不是她一直瞒着小姑子米果专业的事情,想着米果工作了之后再说出实情,也不会把米丛珊吓得人间蒸发了。

米果对小姑姑也心存愧疚,她叹了口气,用额头碰碰米拉毛茸茸的头发,说:“也不能怪她。换成任何一个人,知道和自己一起吃住生活的人,居然整天和死人打交道,回家后还摸她的手,亲她的脸,就算她是小姑姑,也受不了这个刺激的。”

米拉撇嘴，一把抓住米果伸向盘子的小胖手，就势还亲了一下：“果果，我就不怕，也不嫌你脏！”

米果愣住，眼眶里竟有潮热濡湿的感觉涌了上来。就在那一瞬间，米果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，为了爱她的米拉，为了米爸爸、米妈妈，她愿意舍弃一切，只做让他们开心的事情。

参加招聘会，老米家的人都开心了，只有米果不开心。不是她舍弃了心中的理想，多么不甘和失落，而是她参加招聘会的经历，简直可以写成一部血泪史了。

毕业至今，她参加了A市大大小小不下十场招聘会。米妈妈曾经给予她无限希望的换个工作的可能一次次地破灭。她的招聘经历，就是现实版的《死神来了》，所有的人，几乎所有的人，都会用那种异样的、恐惧的眼神看她。看得她头皮发麻，看得她好不容易积攒起来的勇气，一点点地被损毁殆尽。当然，也有例外。

米果低头，看着手里那张似乎还带着一丝暖意的精致名片，轻轻地念出上面的名字：“李成勋。”

李成勋，就是给了她最后一个机会的面试官。虽然结果和以前没什么分别，但他是这些日子以来，唯一一个令她感到温暖的“外人”。

他的同伴把她的资料袋扔下就走了。逃避嫌弃的姿态，让一贯宽容淡泊的米果也感觉到一丝耻辱和愤怒。原以为他也会跟着离开，像过去的那些人一样，除了冷漠，什么都不会留下。

他也真的走了，不过，却又半道折了回来，把这张名片塞进她的手里：“你回头照上面的电话打过来，有机会我会通知你。”他就像是邻家的大哥哥，语气平和而又亲切。

来不及道谢，他就急匆匆地走了。努力地记住他的模样，那一抹高瘦的背影，清秀的样貌，一个给了她希望的好人。

手机在衣兜里欢唱。凝神，米果小口吸气，接起：“妈妈！”

“果果！怎么样了？有单位接收你吗？”电话那端是米妈妈充满了渴盼的声音。

米果很难过，她不知道该如何回答妈妈。

“还……没，不过，妈妈，今天有人给我留了名片！”米果举起手，似乎想让米妈妈看到这一丝微薄的希望。

“真的吗？那太好了！果果，妈妈真替你高兴！”米妈妈兴奋的叫声引来厨房里的米爸爸，他抢过电话：“果果，我是爸爸，完事了早点回家，爸爸给你炖排骨呢，你最爱吃的！”

米果眼眶一热,还没等说话,一阵冷风刮了过来。她哆嗦了一下,轻微的一声,引来米爸爸的注意:“是不是很冷啊,果果,快回家吧!就算找不到工作,我和你妈妈也能养活你,别怕啊,孩子,有爸爸在呢!”

米果哽咽了,身上的那一点寒意都化作了浓浓的愧疚,她什么都做不好,总是让爸爸、妈妈跟着操心。最后,还是没能回家。一事无成的米果,无法面对爱她的家人。

她漫无目的地走在街头,雨渐渐小了,可天也黑了。她的生物钟素来很准,到了饭点,肚子会自动会报时提醒。米果是个吃货。在任何情况下,她都可以沦为食物的奴隶。此刻,也不例外。

仿佛有意识一样,她胡乱走走,就走到了平常最熟悉的海鲜大排档。这里是A市远近驰名的小吃一条街,海鲜大排档就在小街的中央,四面有个小广场,夏天的时候,食客们都喜欢坐在外面胡吃海聊;到了冬天,桌子就搬进屋里了,只剩下广场周围的广告展板。

今天的展板红彤彤的,不用灯光烘托气氛,就令人眼前一亮:安全连着千万家,消防系着你我他。原来竟是消防宣传展板。

米果走进海鲜大排档之前,还瞅了一眼右侧的广告牌,那是一张极具震撼力的摄影图片,一个身着橙黄色消防服的军人正逆行冲进火场,四周是惊恐奔逃的人民群众。而他,留下的,只是一个伟岸的背影和硕大的三个阿拉伯数字:119。

“呜哇——呜哇——呜哇!”凄厉尖锐的警报声冲破初春的冷雨,打破了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的宁静,熙熙攘攘的街头,人们均驻足观望,看到一辆火红的消防车顶着一轮轮飞旋的光影,破阵而出,疾驰而去。

消防车里,A市消防特勤中队三班战士王福祥,正向前排副驾驶位上一个眉目冷峻严肃的男人汇报警情:“求救者是春熙路上一家海鲜大排档的服务员,她说一个女孩喝水时舌头被卡在了瓶盖里,无法取出来,120急救车已经到了,医生尝试了几次,没能成功,所以向我们求救。”王福祥不敢多说一句废话,因为,在他面前闭目聆听的男人,正是他们A市特勤中队的终极BOSS,岳淳川。

岳淳川注定是个传奇。他是全国消防战线上响当当的特勤英雄,也是摄影大奖《向着烈火前进》中最帅的背影原型。岳淳川曾率队参加地震、泥石流以及居民火灾等一千多次重大灭火抢险救援行动。他以擅打恶战、险战、无法战胜之战而扬名全国消防圈。许多年轻人就是看了他的英雄事迹才选择了消防事业,选择成为一名默默奉献的消防兵。

王福祥就是其中的一个。他崇拜岳淳川,越是接近,越是了解,便越发为岳淳川的个人魅力所折服。在战友眼中,二十八岁的岳淳川不仅仅是个英雄,还是一个极富魅力的男人。他眉眼浓郁、深邃,充满厚重的故事感,而挺拔的鼻梁和削薄的嘴唇,却又为他的五官增添了另类的完美。他一米八五的标准身高,或站或坐,总是神情冷峻,眼神犀利,动静之间,尽显其霸气酷帅的风姿。但最令王福祥敬佩的,是岳淳川的英勇。

入伍前,王福祥曾在电视上看过关于岳淳川的新闻纪录片。许多镜头来自消防救援现场的录像,真实而又震撼。给他留下最深印象的,是岳淳川孤身潜入火海救出四十八名被困群众的英雄壮举。电视画面真实还原了当时的情景,在一个爆炸声不断的火灾现场,岳淳川在一众默默流泪的战士们的注视下,毅然冲入火场。岳淳川的背影在镜头前是那么高大,那么英勇。他义无反顾地投身于巨大的危险之中,凭借实力救出了一个又一个被困的人民群众,可是当他最后被战友背出火场时,却因为烈火灼伤,差点……

王福祥就是看了纪录片才决心投身军营的。当他如愿以偿,成为岳淳川的一个兵时,他才意识到,他做了一件多么疯狂的事情。还记得他第一次跟着岳队长出任务,就是震惊全国的“6·27”广门油库重大火灾。在滚滚浓烟笼罩下的现场,岳淳川创下了五天六夜不眠不休奋战在一线的纪录。王福祥当时问岳队长怎么做到的,岳淳川深邃的眼睛里满是疲惫的血丝,抹了一把额头上分不清是汗水还是泥水的东西,语气淡淡地回答道:“忘了自己是个人。”

后来,南方发生七级地震,岳淳川率队前去救援。在断壁残垣的震区一线,岳淳川主动请缨,和突击队十五名消防尖兵一起向上级立下生死状。王福祥有幸参与其中,人生第一次写下和家人的诀别书。王福祥永远也忘不了那次舍生忘死的救援,他们是如何跟随着那抹英雄的背影,顶着可怕的余震,每人负重二十五公斤,连夜急行军,从暴雨泥泞中急行五十多公里突入道路、通信全中断的边远县城,最终不可思议地完成使命……

忽然,车喇叭响了。王福祥从回忆中惊醒,他瞄了一眼前排,半天没等到回音,不禁有些忐忑。

“队长——”前面橙黄色的身影动了动,然后王福祥看到一双布满血丝的深邃黑眸朝他看了过来。不仅是王福祥,就连他身边全副武装的战友,也被那道冷峻严肃的目光,刺得浑身僵硬。

岳淳川的心情不太好。熬了两夜,不曾合眼的人,心情怎么能好呢?今晚他值班,原以为天公作美,能够小憩片刻解解乏,可靠在椅子上刚睡着,就被电铃声惊

醒了。

作为中队主官,他是可以不用出警的,可老习惯使然,他抓起装备就跟着特勤兵上了车。他虽然疲惫到了极点,可还是听到了王福祥的汇报。什么鬼?喝水被瓶盖卡住舌头,这个女孩,该说她顽皮呢还是笨呢?

急速行驶的消防车还没停稳,岳淳川就从车里跳了下来。

A市最难走的一段路,消防死敌——春熙路。消防车无法进入,看来只能跑步前进,才能快速到达现场。

时间不等人。岳淳川浓眉一蹙,大手一挥,随行的特勤班战士立刻排成一排,拿着各色救援工具,随着他跑步进场。

海鲜大排档。

看热闹的人把急救的人围了个水泄不通,生意没法做,老板气得直跳脚,言语间不免有些激烈。

“扯一下呀!不就是个瓶盖嘛,舌头是圆的,你就不会动动!”老板恨不能亲自上阵,把那个可恶的白色瓶盖从姑娘的舌头上拔下来!

姑娘也够倒霉的,刚上桌的海鲜大餐还没吃到嘴里,却先吃了个瓶盖。只见她半靠在临时拉来的躺椅上,一脸痛苦地张着嘴,大约有一半的舌头卡在白色的瓶盖里,颜色红紫,可见卡的时间不短了。

老板着急,伸手想去拔拔试试,可急救医生却严令制止:“不要动!小心卡得更紧,病人会更痛苦!”

躺椅上的姑娘艰难地点头,喉咙里呜呜呜地发出赞同的声音。

老板抚额,仰天长叹:“早知道就不卖你了!”

要不是看她挑海鲜时的行家姿态,以为能大赚一笔,他也不至于把另一桌食客赶跑,给她腾出位子来。

都市频道的记者闻风而来,他们端着摄像设备挤进来,进来就把镜头对准了躺椅上的姑娘:“观众朋友们,这里是春熙路海鲜大排档,大家看到的,就是发生意外的现场。哦,这就是被瓶盖卡住舌头的姑娘!你好,你好……能告诉我们,你叫什么名字吗?”

镜头里,一张潮红痛苦的圆脸,被无限放大。

“呜呜——呜呜——”

急救医生看不下去了,直接把主持人推到一边:“她都这样了,能说话吗?你们采访能不能先等等,等病人脱离了危险再说。”

摄影师见缝插针,将镜头滑向餐桌上无人问津的透明资料袋。记者身经百战,人精一个,接到暗示,立刻就转移了目标,拿起桌上的资料袋,对准镜头:“这应该就是姑娘的东西,让我们看看,能不能找到有价值的线索,看能不能帮到她。”

话音刚落,躺椅上的姑娘突然挣脱束缚坐了起来,“呜呜——呜呜呜——”,她拼命伸手,想够到那个能够决定她未来生死的资料袋,可是……

“米果!哦,原来她的名字叫米果啊。观众朋友们,有谁认识这个叫米果的姑娘,请速速通知她的家人,好吗?”记者的目光下移,镜头也跟着下拉。

米果只觉得脑子一热,眼前顿时闪过一片白光。完了,完了。这下,她把老米家的人丢到宇宙去了!想到米爸爸、米妈妈,还有漂亮的米拉以后要被千人所指、万人嘲笑,她一着急,竟什么都看不到了。

岳淳川和一众消防特勤战士就是这个时候走进海鲜大排档的。岳淳川看到空气混浊、混乱逼仄的现场,心里的火就往外冒。他先是一把夺过女记者手里的资料袋,然后直接提溜着摄像师的领子来了个向后转,接着向王福祥使了个眼色,很快,恼人的媒体和围观群众就全被清理出了大排档。

急救医生看到岳淳川,眼中露出惊喜:“岳队长!”

岳淳川微微颌首,大步上前,探查被困者的情况。还真是……真是……有够笨的。

原以为是个少不更事的黄毛小丫头顽皮捣蛋引发事故,可眼前这位,很明显不是个顽皮的小女孩了。躺椅上的姑娘,体形圆润,大冷天居然还穿着裙子。看样子是疼晕了,双眼紧闭,面目狰狞地吐着舌头,身子一动不动。

医生简单说了一下情况:“耗时太长了,再耽搁下去,恐怕会有危险。”他指了指姑娘已经变色的舌尖。

岳淳川蹲下去,看了看瓶盖的构造,可能身上的救援服太过沉重臃肿,他再起身时,便拉开了前襟:“王福祥!”

“到!”

“拿钳子试一下!”岳淳川退后两步,让出处置空间。

以前也处理过类似的警情,一般情况下,技术好点的特勤战士用钳子就可以灵活搞定。可王福祥一钳子下去,疼晕过去的姑娘却痛叫一声,醒了!

“不行啊,队长,她的舌头吸太紧了,已经肿了!”王福祥报告。

岳淳川走过去,接过钳子,单膝跪地,右手握钳,找准角度,小心翼翼地下手。

“呜——”姑娘一下子瞪大眼睛,朝他投来极其恐惧的一瞥。

岳淳川正想安慰她,却感到腰部一紧,他身子一僵,低头一看,自己的腰竟被一

双雪白的小胖手抱住了。

四周忽然变得安静。

王福祥的嘴角抽搐了两下，心想，这倒霉姑娘，今天死定了。

岳淳川低着头，不知在想些什么，短短几秒过去后，他像是没有感觉一样重新握紧了手里的钳子，一次、两次、三次……第四次下钳的时候，他中途放弃，并且迅速起身，姑娘的手被他巧妙地甩掉，软软地垂在身侧。已能看到舌际边缘的血丝，再拖延下去，这个姑娘的舌头就保不住了。辗转到医院也已来不及，丰富的救援经验告诉岳淳川，或许，不走寻常路，才是解决之法。

他立在原地，单手托肘，凝神思索。旁边的小护士一边收拾着凌乱的急救器材，一边偷偷看他。搁往常，岳淳川肯定会回人家一个冷脸，把人家姑娘吓跑，可今天，他却出人意料地指着护士姑娘手里的器材包，说：“能让我用一下吗？”

护士姑娘受宠若惊，就差没把手都塞给他了。

岳淳川从急救器材里挑出一个类似电笔一样的东西，问急救医生：“这个东西在牙科那边叫什么？”

“磨牙钻。”医生不假思索地回答。

“弄一个过来，要快！”岳淳川说。

几分钟后，从路口大众牙科诊所借来的磨牙钻到了岳淳川的手上。他重新单膝跪地，俯下身，拍了拍受困姑娘的肩膀：“我要把瓶盖一点点磨开，可能会有些疼，你忍忍。”

米果觉得自己快要死了。她的眼前甚至出现了幻觉，仿佛看到哀伤欲绝的米爸爸、米妈妈和米拉正抱着她的尸体痛哭，她看到自己那张圆润的包子脸，血肉模糊的舌头少了半截。这要怎么缝补呢？找块合适的碎肉一点点缝合吗？针路怎么走才能看不到缝合线？耳边传来钻头嗡嗡的响声，她努力睁大眼睛，想看清眼前的人。

“呜——”一阵无法言喻的剧痛朝她袭来，忍不住痛叫，肌肉痉挛抽搐，疼到极点，她下意识地抱紧了前面硬邦邦的东西。

岳淳川已经很小心了，可是钻头摩擦瓶盖时的高温还是灼痛了姑娘的舌头，他一点一点细致耐心地切割、分离。渐渐地，他看到了卡在姑娘舌头里的最后一层瓶盖，白色锋利的边缘，已经深深地嵌顿在肉里。

最难的一关。凝神屏气，钻头碰到瓶盖的一刹那，他听到姑娘发出一声惨叫，然后，他的腰就又被这个考拉似的姑娘紧紧抱住了。虽然穿着厚厚的救援服，可姑娘的力量，还是让岳淳川感到一丝压力。看不出来，她，还挺有劲儿。男女授受不亲。虽然姑娘只是无意识的自救行为，可众目睽睽之下，他一个大男人被一个女人这么

抱着,也着实不太合适。没时间顾虑那么多了,他摒弃杂念,低下头,靠近灯光集中的部位,再次工作起来。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。不愿走的食客,有的心软,竟为了姑娘的遭遇抹起了眼泪:“三个小时了,看得人心疼啊。”

终于,经过岳淳川一点点的努力,最后一点牵连在一起的部分被成功钻开,当钻头的啸叫声戛然而止,现场响起了无比热烈的掌声。

“好!”

“太棒了!消防兵!”

岳淳川松了口气,把罪魁祸首扔到一旁的桌上,那是个瓶口尖尖的瓶盖,现在已经变得面目全非。

他把钻头还给牙科诊所的人:“谢谢帮忙。”他正要把位置让给专业的急救医生处理,可动了动,却发现姑娘还牢牢地抱着他。再低头,就看到一双黑得格外通透、清澈的眼睛,正一眨不眨地,呆呆地望着他。

岳淳川心中一动,被那样的目光看得微微一怔。从小到大,美丽的异性,他见得多了,比这个笨姑娘长得漂亮、气质好的,随便一抓就是一把,可不知为什么,和姑娘对视的短暂几秒,却让他产生了一种奇怪的感觉。

米果同样也是震撼的。她觉得她的梦还没醒,不然的话,她怎么会和一个这么帅的男人如此接近。近到她能清楚地看到他眼底的血丝,看到那扇子一样、柔软纤长的睫毛,看到那挺拔如山峰一般的鼻梁,还有……还有那淡粉色……粉色的……嘴唇。她肯定还在梦里。是啊。一个穿着橙黄色救援服的消防帅哥,正被她的胖猪手,牢牢地抱着,抱着……抱着……啊——

岳淳川只感觉腰际猛地一松,紧接着,胸前一股大力袭来,他身子一晃,竟直直地坐了下去。

岳淳川真够糗的。活了二十八年,他第一次尝到了牙根痒痒的滋味。瓶盖姑娘脱困后,第一件事不是谢他,也不是谢人家急救医生,而是抓起一条螃蟹腿就啃上了,吃就吃吧,吃了一半却又停下,满手红油汤地来抢他衣兜里的资料袋。

他躲了一下,她扑了个空,以为她会就此打住,却不想她情急之下,直接把红爪子印在他的胸前。多么触目惊心的血手印啊,还是加肥版的。

舌头解放了,话也能说利索了。

“那是我的东西,还给我!”再次对上那张惊心动魄的俊脸,米果心跳如擂,梆梆的,只差没咬断受了伤的舌头。

看着那张圆润的包子脸,岳淳川心里感到莫名的愉悦。他咳了一声,从衣兜里掏出资料袋。只来得及看清第一行印着的两个字,一道黑影已经爆发力十足地扑了